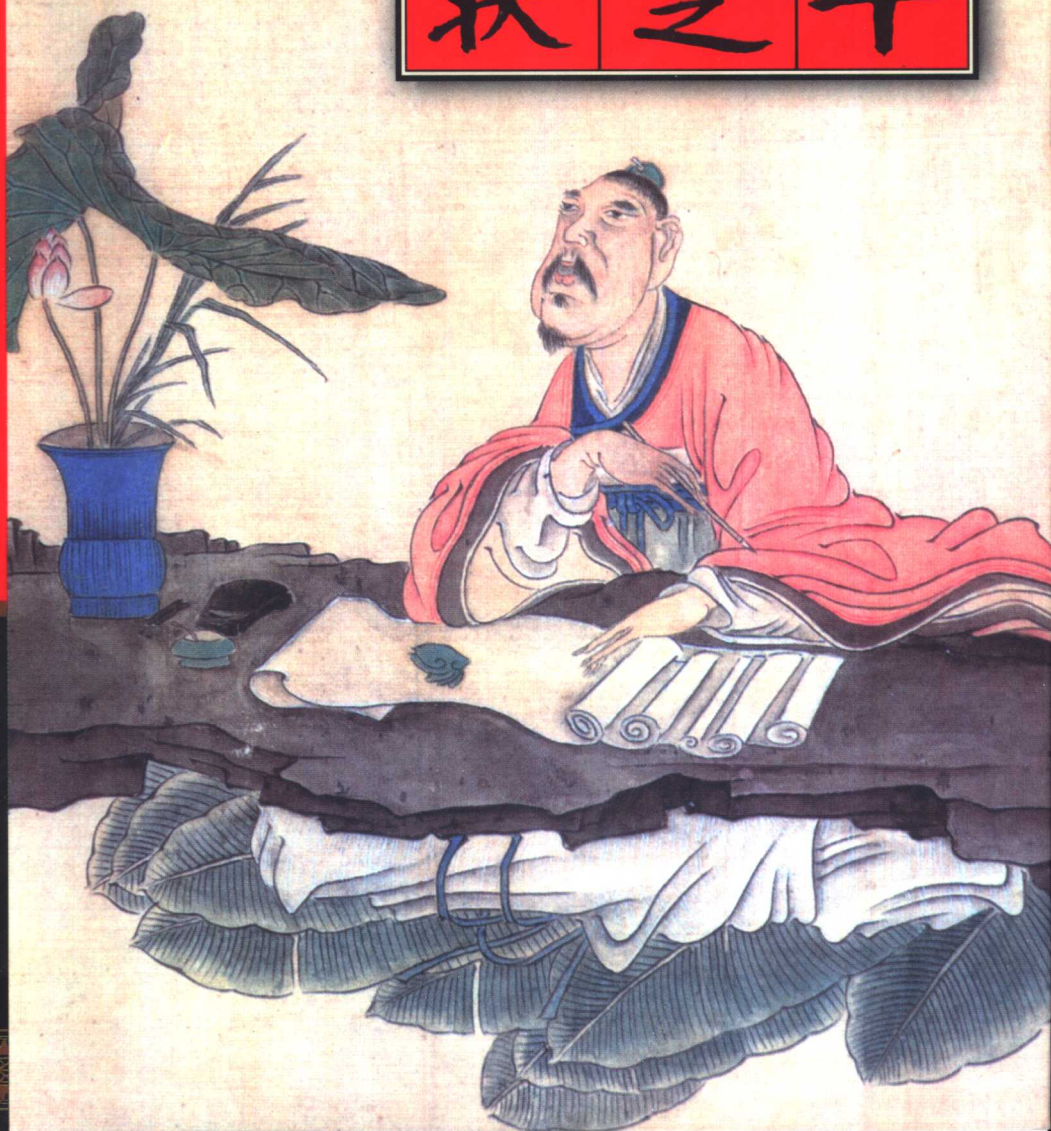


二十年
目觀之
怪現狀



四大谴责小说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清〕吴趼人 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清)吴趼人著. -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5

(中国古典名著文库)

ISBN 7-228-06250-7

I.二… II.吴… III.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5836 号

四大谴责小说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清]吴趼人 撰

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新世纪出版社

新华书店 总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1年6月第1版 2001年6月第1次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 20.375印张 548千字

ISBN 7-228-06250-7/I·2352

定价:19.50 元

NAD66/06

前 言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下简称《怪现状》)是晚清数以千计的小说中,较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它在晚清谴责小说中的地位,仅次于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

《怪现状》的作者吴趼人(1867——1910),原名吴沃尧,又名宝震;初字小允,改字茧人,复改趼人;别署找佛山人、茧叟等,广东南海佛山镇人。吴趼人出生于世宦之家,但自幼傲岸耿介,“不竞荣利”,终生不参加科举考试,并多次断然拒绝别人推荐去做官,与统治者始终保持着一一定的距离。1904年“华工禁约”运动爆发,他毅然辞去美国人在汉口经营的《楚报》主笔职务,回到上海,为这场运动出了一把力。吴趼人才气横溢,学识渊博,一生编过报纸,办过刊物,搞过教育,主要从事小说创作,是晚清多产而著名的小说家。

《怪现状》是吴趼人的代表作。全书一百零八回,它所反映的,是从1884年前后到1904年前后这二十年的晚清社会。据有人统计,《怪现状》一书一共写了二百来宗“怪现状”,头绪可谓纷繁。其大致故事脉络,从九死一生奔丧、巧遇做县官的同学吴继之,吴留他在衙门里做书启写起,以后,又写他一面为吴料理官场事宜,一面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为吴经营商业。最后,商业倒闭,九死一生不得不离开吴继之悻悻而去,故事便告结束。实际上,九死一生的活动,是小说的主线,作者用九死一生二十年间的经历见闻,将大量若断若续的独立故事串连起来。这些事故,是九死一生出入衙门店铺、奔走船头马背收集来的,所以,内容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如果说,李伯元在《官场现形记》中所描写的那个“畜生的世界”,只是指晚清官场;那么吴趼人的《怪现状》则是放笔于

官场、洋场、文场中纵横驰骋。上自慈禧太后，下至地痞流氓，举凡贪官污吏、奸商巨贾、纨绔公子、斗方名士、洋行买办、洋场才子、劣医劣士、和尚道士等等，无一不在吴趼人的挾伐之列。作者鸟瞰整个晚清社会，看到的无非有三样东西：蛇虫鼠蚁、豺狼虎豹和魑魅魍魉。大大小小的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充斥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的业绩，就是制造了无数的“怪现状”，留下了许多罪恶和话柄，加速了封建社会的灭亡。

《怪现状》与同时代的其他谴责小说一样，抨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封建统治集团，书中所叙的“怪现状”，大多数发生在官场，吴趼人对官场的揭露鞭辟入里、切中要害。大大小小的官吏，穷奢极欲地贪污行贿、丧心病狂地卖官鬻爵、不择手段地搜刮钱财：有拿价值九万两银子的珠宝做成牡丹花贿赂权监，从制军调任两广总督的；有把买缺的价码写在折子上，公然到处请人“点戏”，声言只要按数目交钱，就可以得到所要的官职的；有把妻子送去，给上司“按摩”而得了二品顶戴的；还有逼迫、哀求寡媳给总督做填房姨太太，自己扶摇直上，署理了几天藩台的。真是形形色色，无奇不有，不可尽举。作者还多次通过不同人物的口，描述官场如同交易所，官僚就是市侩。作者还借他的正面人物九死一生的口说：“官场中竟是男盗女娼的了”，“这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先要学会了卑污苟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使；又要把良心搁在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才弄得着钱。”《怪现状》所描写的绝大多数官吏，都是这种“卑污苟贱”的畜生兼“杀人不见血”的剑子手。

政治的腐败，还表现在对待洋人的态度上。晚清统治者视人民如寇仇，认帝国主义为祖宗；在百姓面前如狼似虎，在侵略者面前则胆小如鼠。请看，广东督抚两院仅凭一个“谣言”——“有人私从香港偷运了军火过来，要谋为不轨”的电报，便下令全城戒严五天，最后在“没有一点证据”的情况下，“杀了二十多人”。可是中法战争时，驭远号军舰的管带，“遥见海平线上一缕浓烟，疑为法兵舰”，竟下令将舰沉没，坐舢板逃命，甲午中日战争时，叶军门奉命驻守平壤，在粮饷充足、一战未交的情况下，便主动向日军送去降书，乞求“退开一路，让我兵走出，保全性命，情愿将平壤奉送”。有个外国人串通流氓地痞、和尚要买庐山牯牛

岭。总理衙门的一个大臣,竟然写信给抚台说:“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拿他送日本,何况区区一座牯牛岭,值得甚么,将就送了他罢!”《怪现状》通过大量类似事件的描述,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晚清政府的投降主义、失败主义政策,表明了作者反帝爱国的政治立场。

如果说《怪现状》对晚清官场的批判重在政治的腐败,那么它对晚清的商场、洋场、家庭以及其他社会现象的揭露,则着重于封建的纲常礼教、伦理道德的崩溃。作品所罗列的“怪现状”,无非是坑蒙拐骗、尔虞我诈、朋友断义、骨肉相残等等。如:钟某在上海以开土栈为名,拐骗了钱庄的二十多万银子,到北京捐了个二品道台,钱庄无可奈何;九死一生的伯父子仁,欺负寡媳孤侄,吞没了亡弟万余两遗产;苟龙光为了提前继承万贯家产供其挥霍,竟然买通了江湖劣医,毒死了生身之父苟才,并奸娶了父亲六姨太太……吴趼人以“恢复旧道德”为己任,为封建道德的崩溃而惋惜。这种出发点,固不足取,但由于他忠实于现实,他的作品客观上反映了封建道德无可挽回的命运。

吴趼人对晚清政治和社会的腐败虽然深恶痛绝,但他似乎并没有完全绝望。第一,他在《怪现状》中塑造了不少所谓的正面形象。如亦官亦商、先官后商的吴继之;洁身自好、见义勇为的九死一生;爱民如子的蔡侣笙;古朴忠厚的恽阿来父子等。作者把他们看成是鸡群中的凤凰、黑暗中的光明。第二,吴趼人在《怪现状》里表现渴望社会改良的愿望。他的改良方案,就是效法外国人的“务实”精神,让读书人多读些《经世文编》、《富国策》之类的“实学”,“上下齐心协力的认真办起事来”,“实业救国”。由于时代和阶段的局限,吴趼人既未达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水平,更看不到人民的力量,所以他笔下的正面形象苍白无力,而他的改良方案,也显得天真可笑。难能可贵的是,吴趼人忠于现实,他痛恨他笔下的反面人物,却不能不让他们飞黄腾达;他喜爱他笔下的正面形象,却不得不写他们一败涂地。这样,不管吴趼人的主观愿望如何,他的作品实际上反映了那个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这大概就是《怪现状》的主要的思想价值。

《怪现状》在艺术上有自己的特点和成功之处。

第一,这部小说自始至终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这在我国传统小说中是极为罕见的。与此相关的是,小说的艺术结构也很特殊。整部小说“举定一人为主,如万马千军,均归一人操纵”,“遂成一团结之局”(《怪现状》总评)。作者巧妙地将独特的叙述角度与独特的结构结合起来,九死一生既是全书的叙述者,又是全书结构的主干线。作者还调动了正叙、转述、夹叙、倒叙、插叙等多种手法,故能做到举重若轻,繁简得宜,浑然一体。

第二,《怪现状》全部运用当时成熟的白话,语言明白晓畅,生动流利。有的人物语言、叙述语言达到了性格化、典型化的程度。

无庸讳言,《怪现状》艺术上的缺陷也是比较明显的。除了不注意人物形象的刻划这一晚清谴责小说的通病之外,其他如夸张失当、溢恶违真、攻击激烈而不能切中要害、讽刺尖刻而不免流于浅薄等等,都是该书的不足。

《怪现状》最早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新小说》杂志连载,后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我们这里即根据广智书局本排印。

目 录

第 一 回	楔子·····	1
第 二 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 3
第 三 回	走穷途忽遇良朋	谈仕路初闻怪状····· 9
第 四 回	吴继之正言规好友	苟观察致敬送嘉宾····· 15
第 五 回	珠宝占巨金骗去	州县官实价开来····· 20
第 六 回	彻底寻根表明骗子	穷形极相画出旗人····· 24
第 七 回	代谋差营兵受殊礼	吃倒帐钱俸大遭殃····· 29
第 八 回	隔纸窗偷觑骗子形	接家书暗落思亲泪····· 34
第 九 回	诗翁画客狼狽为奸	怨女痴男鸳鸯并命····· 39
第 十 回	老伯母强作周旋话	恶洋奴欺凌同族人····· 43
第 十 一 回	纱窗外潜身窥贼迹	房门前瞥眼睹奇形····· 48
第 十 二 回	查私货关员被累	行酒令席上生风····· 53
第 十 三 回	拟禁烟痛陈快论	睹赃物暗尾佳人····· 58
第 十 四 回	宦海茫茫穷官自缢	烽烟渺渺兵舰先沈····· 63
第 十 五 回	论善士微言议赈捐	见招帖书生谈会党····· 68
第 十 六 回	观演水雷书生论战事	接来电信游子忽心惊····· 73
第 十 七 回	整归装游子走长途	抵家门慈亲喜无恙····· 78
第 十 八 回	恣疯狂家庭怪现状	避险恶母子议离乡····· 83
第 十 九 回	具酒食博来满座欢声	变田产惹出一场恶气····· 88
第 二 十 回	神出鬼没母子动身	冷嘲热谑世伯受窘····· 93
第 二 十 一 回	作引线官场通赌棍	噢直言巡抚报黄堂····· 98
第 二 十 二 回	论狂士撩起忧国心	接电信再惊游子魂····· 103

第二十三回	老伯母遗言嘱兼桃	师兄弟挑灯谈换帖·····	109
第二十四回	臧获私逃酿出三条性命	翰林伸手装成八面威风	
	·····	·····	115
第二十五回	引书义破除迷信	较资财衅起家庭·····	120
第二十六回	干嫂子色笑代承欢	老捕役潜身拿臬使·····	126
第二十七回	管神机营王爷撒差	升镇国公小的交运·····	132
第二十八回	办礼物携资走上海	控影射遣伙出京师·····	138
第二十九回	送出洋强盗读西书	卖轮船局员造私货·····	143
第三十回	试开车保民船下水	误纪年制造局骗书·····	149
第三十一回	论江湖揭破伪术	小勾留惊遇故人·····	155
第三十二回	轻性命天伦遭惨变	豁眼界北里试嬉游·····	161
第三十三回	假风雅当筵呈丑态	真义侠拯人出火坑·····	166
第三十四回	蓬荜中喜逢贤女子	市井上结识老书生·····	172
第三十五回	声罪恶当面绝交	聆怪论笑肠几断·····	178
第三十六回	阻进身史遭弟讐	破奸谋妇弃夫逃·····	184
第三十七回	说大话谬引同宗	写佳画偏留笑柄·····	190
第三十八回	画士攘诗一何老脸	官场问案高坐盲人·····	196
第三十九回	老寒酸峻辞干馆	小书生妙改新词·····	202
第四十回	披画图即席题词	发电信促归阅卷·····	208
第四十一回	破资财穷形极相	感知已沥胆披肝·····	214
第四十二回	露关节同考装疯	入文闱童生射猎·····	220
第四十三回	试乡科文闱放榜	上母寿戏彩称觞·····	226
第四十四回	苟观察被捉归公馆	吴令尹奉委署江都·····	232
第四十五回	评骨董门客巧欺蒙	送忤逆县官托访察·····	238
第四十六回	翻旧案借券作酬劳	告卖缺县丞难总督·····	244
第四十七回	恣儿戏末秩侮上官	忒轻生荐人代抵命·····	250
第四十八回	内外吏胥神奸狙猾	风尘妓女豪侠多情·····	255
第四十九回	串外人同胞遭晦气	词藻嫖界有机关·····	261
第五十回	溯本源赌徒充骗子	走长江舅氏召夫人·····	267

第五十一回	喜孜孜限期营 室	舌烘烘连夜出吴淞……………	273
第五十二回	酸风醋浪拆期鸳鸯	半夜三更几疑鬼魅……………	279
第五十三回	变幻离奇治家无术	误交朋友失路堪怜……………	285
第五十四回	告冒饷把弟卖把兄	戕委员乃侄陷乃叔……………	291
第五十五回	箕踞忘形军门被逐	设施已毕医士脱逃……………	296
第五十六回	施计奸夫变凶手	翻新样淫妇建牌坊……………	302
第五十七回	充苦力乡人得奇遇	发狂怒老父责顽儿……………	308
第五十八回	陡发财一朝成眷属	狂骚扰遍地索强梁……………	314
第五十九回	干儿子贪得被拐出洋	戈什哈神通能撤人任……………	319
第六十回	谈官况令尹弃官	乱著书遗名被骂……………	325
第六十一回	因赌博入棘闹舞弊	占虚惊制造局班兵……………	331
第六十二回	大惊小怪何来强盗潜踪	上张下罗也算商人团体	
	……………		337
第六十三回	设想局财神遭小劫	谋复任臧获托空谈……………	343
第六十四回	无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	纵非因果恶人到底成空	
	……………		349
第六十五回	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	忽从忽违辩语出温柔……………	355
第六十六回	妙载圈行贿买蜚言	猜哑谜当筵宣谑语……………	361
第六十七回	论鬼蜮挑灯谈宦海	冒风涛航海走天涯……………	367
第六十八回	笑荒唐戏提大王尾	恣器威打破小子头……………	373
第六十九回	责孝道家庭变态	权寄宿野店行沽……………	380
第七十回	惠雪舫游说翰苑	周辅成误娶填房……………	386
第七十一回	周太史出都逃妇难	焦侍郎入粤走官场……………	392
第七十二回	逞强项再登幕府	走风尘初入京师……………	398
第七十三回	书院课文不成师弟	家庭变起难为祖孙……………	404
第七十四回	符弥轩逆伦几酿案	车文琴设谜赏春灯……………	410
第七十五回	巧遮饰贻见运机心	先预防嫖界开新面……………	417
第七十六回	急功名愚人受骗	遭薄幸淑女蒙冤……………	424
第七十七回	泼婆妨赔礼入娼家	阔老官叫局用文案……………	430

第七十八回	巧蒙蔽到处有机谋	报恩施沿街夸显耀·····	436
第七十九回	论丧礼痛砭陋俗	祝冥寿惹出奇谈·····	443
第八十回	贩丫头学政蒙羞	遇马扁富翁中计·····	449
第八十一回	真愚昧惨陷官刑	假聪明贻讥外族·····	455
第八十二回	素伦常名分费商量	报涓埃夫妻勤伺候·····	460
第八十三回	误联婚家庭闹意见	施诡计幕客逞机谋·····	466
第八十四回	接木移花鸭羹充小姐	弄巧成拙牯岭属他人·····	472
第八十五回	恋花丛公子扶丧	定药方医生论病·····	478
第八十六回	旌孝子瞒天撒大谎	洞世故透底论人情·····	485
第八十七回	遇恶姑淑媛受苦	设密计观察谋差·····	491
第八十八回	劝堕节翁姑齐屈膝	谐好事媒妁得甜头·····	498
第八十九回	舌剑唇枪难回节烈	忿深怨绝顿改坚贞·····	505
第九十回	差池臭味郎舅成仇	巴结功深葭草复合·····	512
第九十一回	老夫人舌端调反目	赵师母手版误呈词·····	518
第九十二回	谋保全拟参僚属	巧运动赶出冤家·····	525
第九十三回	调度才高抚台运泥土	被参冤抑观察走津门·····	531
第九十四回	图恢复冒当河工差	巧逢迎垄断银元局·····	538
第九十五回	苟观察就医游上海	少夫人拜佛到西湖·····	544
第九十六回	教供辞巧存体面	写借据别出心裁·····	551
第九十七回	孝堂上伺候竞奔忙	亲族中冒名巧顶替·····	557
第九十八回	巧攘夺弟妇作夫人	遇机缘僚属充西席·····	564
第九十九回	老叔祖娓娓讲官箴	少大人殷殷求仆从·····	570
第一百回	巧机缘一旦得功名	乱巴结几番成笑话·····	577
第一百一回	王医生淋漓谈父子	梁顶羹恩爱割夫妻·····	584
第一百二回	温月江义让夫人	裘致禄孽遗妇子·····	590
第一百三回	亲尝汤药媚倒老爷	婢夫人难为媳妇·····	597
第一百四回	良夫人毒打亲家母	承舅爷巧赚朱博如·····	603
第一百五回	巧心计暗地运机谋	金脓包当场写伏辩·····	611
第一百六回	符弥轩调虎离山	金秀英迁莺出谷·····	618

第一百七回	覷天良不关疏戚	墓地里忽遇强梁……………	625
第一百八回	负屈含冤贤令尹结果	风流云散怪现状收场………	632

第一回 楔 子

上海地方，为商贾麇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船往来，百货输转。加以苏扬各地之烟花，亦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一时买棹而来，环聚于四马路一带，高张艳帜，炫异争奇。那上等的，自有那一班王孙公子去问津；那下等的，也有那些逐臭之夫，垂涎着要尝鼎一脔。于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变做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

唉！繁华到极，便容易沦于虚浮。久而久之，凡在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开口便讲应酬，闭口也讲应酬。人生世上，这“应酬”两个字，本来是免不了的。争奈这些人所讲的应酬，与平常的应酬不同。所讲的不是嫖经，便是赌局，花天酒地，闹个不休，车水马龙，日无暇晷。还有那些本是手头空乏的，虽是空着心儿，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样，去逐队嬉游。好像除了征逐之外，别无正事似的。所以那“空心大老官”，居然成为上海的土产物。这还是小事。还有许多骗局、拐局、赌局，一切希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都在上海出现。于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变了个轻浮险诈的遁逃藪。

这些闲话，也不必提，内中单表一个少年人物。这少年也未详其为何省何府人氏，亦不详其姓名。到了上海，居住了十余年。从前也跟着一班浮荡子弟逐队嬉游。过了十余年之后，少年渐渐变做中年了，阅历也多了；并且他在那嬉游队中，很很的遇过几次阴险奸恶的谋害，几乎把性命都送断了！他方才悟到：上海不是好地方，嬉游不是正事业。一朝改了前非，回避从前那些交友，惟恐不迭，一心要离了上海，别寻安身之处；只是一时没有机会，只得闭门韬晦。自家起了一个别号，叫做“死里逃生”，以志自家的悼痛。

一日，这死里逃生在家里坐得闷了，想往外散步消遣，又恐怕在热闹地方，遇见那征逐朋友，思量不如往城里去逛逛，倒还清净些。遂信

步走到邑庙豫园，游玩一番，然后出城。正走到瓮城时，忽见一个汉子，衣衫褴褛，气宇轩昂，站在那里，手中拿着一本册子，册子上插着一枝标，围了多少人在旁边观看。那汉子虽是昂然拿着册子站着，却是不发一言。

死里逃生分开众人，走上一步，向汉子问道：“这本书是卖的么？可容借我一看？”那汉子道：“这书要卖也可以，要不卖也可以。”死里逃生道：“此话怎讲？”汉子道：“要卖便要卖一万两银子！”死里逃生道：“不卖呢？”那汉子道：“遇了知音的，就一文不要，双手奉送与他！”死里逃生听了，觉得诧异，说道：“究竟是甚么书，可容一看？”那汉子道：“这书比那《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骘文》《观音菩萨救苦经》，还好得多呢！”说着，递书过来。死里逃生接过来看时，只见书面上粘着一个窄窄的签条儿，上面写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翻开第一页看时，却是一个手抄的本子，篇首署着“九死一生笔记”六个字，不觉心中动了一动，想道：“我的别号，已是过于奇怪，不过有所感触，借此自表；不料还有人用这个名字，我与他可谓不谋而合了。”想罢，看了几条，又胡乱翻过两页，不觉心中有所感动，颜色变了一变。那汉子看见，便拱手道：“先生看了必有所领会，一定是个知音。这本书是我一个知己朋友做的。他如今有事到别处去了，临行时亲手将这本书托我，叫我代觅一个知音的人，付托与他，请他传扬出去。我看先生看了两页，脸上便现了感动的颜色，一定是我这敝友的知音。我就把这本书奉送，请先生设法代他传扬出去，比着世上那印送善书的功德还大呢。”说罢，深深一揖，扬长而去。一时围观的人，都一哄而散了。

死里逃生深为诧异，惘惘的袖了这本册子，回到家中，打开了从头至尾细细看去，只见里面所叙的事，千奇百怪，看得又惊又怕。看得他身上冷一阵、热一阵，冷时便浑身发抖，热时便汗流浹背；不住的面红耳赤，意往神驰，身上不知怎样才好。掩了册子，慢慢的想其中滋味。从前我只道上海的地方不好，据此看来，竟是天地虽宽，几无容足之地了！但不知道九死一生是何等样人，可惜未曾向那汉子问个明白，否则也好去结识结识他，同他做个朋友，朝夕谈谈，还不知要长多少见识呢！思

前想后,不觉又感触起来,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只是这本册子,受了那汉子之托,要代他传播,当要想个法子,不负所托才好;纵使我自己办不到,也要转托别人,方是个道理。眼见得上海所交的一班朋友,是没有可靠的了,自家要代他付印,却又无力。想来想去,忽然想着横滨《新小说》,消流极广,何不将这册子寄到新小说社,请他另辟一门,附刊上去,岂不是代他传播了么?想定了主意,就将这册子的记载改做了小说体裁,割作若干回,加了些评语;写一封信,另外将册子封好,写着“寄日本横滨市山下町百六十番新小说社”。走到虹口蓬路日本郵便局,买了邮税票粘上,交代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绝无人烟之地,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去了。

第二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

新小说社记者接到了死里逃生的手书及九死一生的笔记,展开看了一遍,不忍埋没了他,就将他逐期刊布出来。阅者须知:自此以后之文,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笔及死里逃生的批评了。

我是好好的一个人,生平并未遭过大风波、大险阻,又没有人出十万两银子的赏格来捉我,何以将自己好好的姓名来隐了,另外叫个甚么九死一生呢?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二十年之久,在此中过来,未曾被第一种所蚀,未曾被第二种所啖,未曾被第三种所攫,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还不算是九死一生么?所以我这个名字,也是我自家的纪念。记得我十五岁那年,我父亲从杭州商号里寄信回来,说是身上有病,叫我到杭州去。我母亲见我年纪小,不肯放心叫我出门,我的心中,是急的了不得。迨后又连接了三封信,说病重

了，我就在我母亲跟前再四央求，一定要到杭州去看看父亲。我母亲也是记挂着，然而究竟放心不下。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尤，表字云岫，本是我父亲在家时最知己的朋友，我父亲很帮过他忙的，想着托他伴我出门，一定是千稳万当。于是叫我亲身去拜访云岫，请他到家，当面商量。承他盛情，一口应允了。收拾好行李，别过了母亲，上了轮船，先到上海。那时还没有内河小火轮呢，就趁了航船，足足走了三天，方到杭州。两人一路问到父亲的店里，那知我父亲已经先一个时辰咽了气了。一场痛苦，自不必言。

那时店中有一位当手，姓张，表字鼎臣。他待我哭过一场，然后拉我到一间房内，问我道：“你父亲已是没了，你胸中有甚么主意呢？”我说：“世伯，我是小孩子，没有主意的，况且遭了这场大事，方寸已乱了，如何还有主意呢。”张道：“同你来的那位尤公，是世好么？”我说：“是，我父亲同他是相好。”张道：“如今你父亲是没了，这件后事，我一个人担负不起，总要有个人商量方好。你年纪又轻，那姓尤的，我恐怕他靠不住。”我说：“世伯何以知道他靠不住呢？”张道：“我虽不懂得风鉴，却是阅历多了，有点看得出来。你想还有甚么人可靠的呢？”我说：“有一位家伯，他在南京候补，可以打个电报请他来一趟。”张摇头道：“不妙，不妙！你父亲在时最怕他，他来了就罗唆的了不得；虽是你们骨肉至亲，我却不敢与他共事。”我心中此时暗暗打主意，这张鼎臣虽是父亲的相好，究竟我从前未曾见过他，未知他平日为人如何。想来伯父总是自己人，岂有办大事不请自家人，反靠外人之理。想罢，便道：“请世伯一定打个电报给家伯罢。”张道：“既如此，我就照办就是了。然而有一句话，不能不对你说明白：你父亲临终时，交代我说，如果你赶不来，抑或你母亲不放心，不叫你来，便叫我将后事料理停当，搬他回去，并不曾提到你伯父呢。”我说：“此时只怕是我父亲病中偶然忘了，故未说起，也未可知。”张叹了一口气，便起身出来了。

到了晚间，我在灵床旁边守着。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尤云岫走来，悄悄问道：“今日张鼎臣同你说些甚么？”我说：“并未说甚么，——他问我讨主意，我说没有主意。”尤顿足道：“你叫他同我商量呀！他是个素

不相识的人，你父亲没了，又没有见着面，说着一句半句话儿，知道他靠得住不呢！好歹我来监督着他。以后他再问你，你必要叫他同我商量。”说着，去了。

过了两日，大殓过后，我在父亲房内，找出一个小小的皮箱；打开看时，里面有百十来块洋钱，想来这是自家零用，不在店帐内的。母亲在家寒苦，何不先将这笔钱，先寄回去母亲使用呢！而且家中也要设灵挂孝，在在都是要用钱的。想罢，便出来与云岫商量。云岫道：“正该如此。这里信局不便，你交给我，等我同你带到上海，托人带回去罢，上海来往人多呢。”我问道：“应该寄多少呢？”尤道：“自然是愈多愈好呀。”我入房点了一点，统共一百三十二元，便拿出来交给他。他即日就动身到上海，与我寄银子去了。可是这一去，他便在上海耽搁住，再也不回杭州。

又过了十多天，我的伯父来了，哭了一场。我上前见过。他便叫带来的底下人，取出烟具吸鸦片烟。张鼎臣又拉我到他房里问道：“你父亲是没了，这一家店，想来也不能再开了；若把一切货物盘顶与别人，连收回各种帐目，除去此次开销，大约还有万金之谱。可要告诉你伯父吗？”我说：“自然要告诉的，难道好瞒伯父吗？”张又叹口气，走了出来，同我伯父说些闲话。

那时我因为刻讣帖的人来了，就同那刻字人说话。我伯父看见了，便立起来问道：“这讣帖底稿，是那个起的呢？”我说道：“就是侄儿起的。”我的伯父拿起来一看，对着张鼎臣说道：“这才是吾家千里驹呢！这讣闻居然是大大方方的，期、功、缙麻，一点也没有弄错。”鼎臣看着我，笑了一笑，并不回言。伯父又指着讣帖当中一句问我道：“你父亲今年四十五岁，自然应该作‘享寿四十五岁’，为甚你却写做‘春秋四十五岁’呢？”我说道：“四十五岁，只怕不便写作‘享寿’；有人用的是‘享年’两个字，侄儿想去，年是说不着享的；若说那‘得年’、‘存年’，这又是长辈出面的口气。侄儿从前看见古时的墓志碑铭，多有用‘春秋’两个字的，所以借来用用，倒觉得拢统些，又大方。”伯父回过脸来，对鼎臣道：“这小小年纪，难得他这等留心呢。”说着，又躺下去吃烟。